

# 從檳榔盒探索

## 蒙兀兒裝飾藝術的內涵

李怡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豐富的伊斯蘭玉器，曾於一九八三年、二〇〇七年舉辦過二次特展，並出版中英文雙語圖錄，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今年底故宮在嘉義的南部院區即將開幕，在過去的基礎上，將再度推出「越過崑崙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筆者在巴黎大學求學期間即十分關注此一課題，廣搜散存歐美各博物館相關藝術品加以比較。研究器物與功能，分析紋飾結構，並試圖從紋飾特徵探索伊斯蘭藝術的特殊內涵。本文擇十九件檳榔盒（其中八件藏於故宮）、八件盒托（其中四件藏於故宮），做嘗試性的研究探討。

### 桃式？心形？葉形？

圖一至三共三件玉盒，為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的藏品。兩次故宮伊斯蘭玉器展策展人鄧淑蘋研究員告知筆者，這些現稱為「葉形盒」的玉盒，曾經兩次的更改名稱。經過與原因如下：原本在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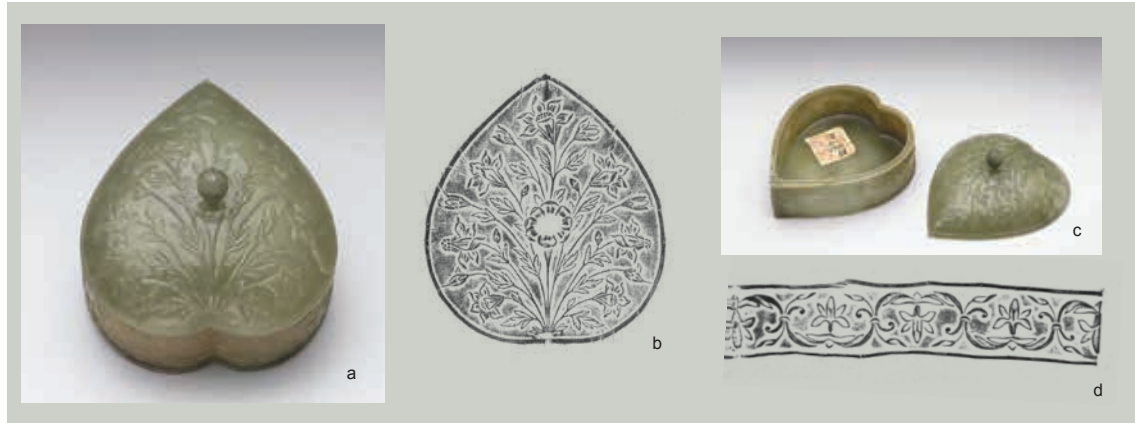
舊藏帳冊中，這種形狀的盒子多被稱為「桃式盒」。因為在近世中國文化中，象徵長壽的桃子之圖像受到廣泛的運用。

一九八三年，鄧研究員第一次主辦相關展覽時，在《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圖錄》中，將圖一訂名為「心

形盒」。鄧研究員告知筆者，當年她放棄「桃式盒」而改稱「心形盒」，一方面是受到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訂婚宴喜糖「心形」盒子造型的啟發；另一方面，是接受一位美國知名教授的建議。當時，鄧研究員考慮這批玉器本非華人文化圈的器用，那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盒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蒙兀兒帝國 玉雕葉形盒 長11.9，寬10，高7.3公分  
a. 全器 c. 打開器蓋 b、d.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印度 銅質嵌銀葉形盒 長16，寬11.5，高2.5公分 法國國立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 藏



圖五 臺灣蓼葉 (老葉)



圖六 蒙兀兒帝國 玉雕葉形盒 長13，高5.5公分  
1601-1882 V&A藏

狀製作的盒子，用以盛裝檳榔葉」。筆者比對文中故宮的三件葉形盒，長度介於十四·六至十一·七公分，寬度介於十三·七至七·三公分，正合乎檳榔葉的大小範圍。由此可知，圖一至三葉形盒，不但造型源自檳榔葉，其功能就是盛裝檳榔葉。

南亞盛行檳榔文化。本刊二〇〇八年四月號，吳偉蘋對蒙兀兒帝國統治者接受南亞的檳榔文化作了詳盡說明。她說明在臺灣嚼食檳榔時，以檳榔子為主，不一定包捲蓼葉（又稱「老葉」）；但在印度，則以蓼葉為主。吳偉蘋文中也詳述了包檳榔的方法。（註二）除了上述三件，藏於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以下

**盤子？盒托？**

蒙兀兒檳榔盒分為不分割與分割兩種。前者是盛裝已經包好配料的檳榔；後者則是存放各種將要包在蓼葉內的香料。一七九四年，在印度從軍

簡稱V&A)的葉形盒(圖六)，應該也是直接盛放新鮮蓼葉的。

紋飾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圖二、三、六的盒蓋上淺浮雕的「單株植物」，儘管花朵的種類不同，構圖卻是一模一樣。(圖二a、三a、b、六)而三個盒子側邊的帶狀花葉紋，也都是以相似的構圖，即圓弧狀莖葉圍繞正反交替的朵花而成。(圖二c、三d、六)



圖一 蒙兀兒帝國 玉雕葉形盒 長13.6，寬13.7，高4.4公分  
a. 全器 b. 打開器蓋 c.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蒙兀兒帝國 玉雕葉形盒 長11.7，寬10.5，高5公分  
a. 蓋面與器底 b. 打開器蓋 c. 器身側邊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除了造型與葉子相似，此一觀察已與南亞民俗較接近，葉形盒還有更深一層涵義。筆者查閱到一筆民族學資料，說明「葉形盒」不止形狀模仿葉子，實際上就是用以盛裝堆疊的檳榔葉。

由法國國立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 出版，一本介紹印度與東南亞檳榔文化的民族學圖錄(註四)：「一個依照檳榔葉的尺寸及形

態器形源自代表愛情的「心形」之可能性，遠大於象徵長壽的「桃形」。鄧研究員還回憶當時在展廳中，常聽到觀眾驚喜地稱呼圖一之玉盒是「情人糖的盒子」。

到了二〇〇七年，鄧研究員二度舉辦展覽，在《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一書中，將本文圖一至三，以及其他多件類似器形的玉盒，都改訂名為「葉形盒」。鄧研究員說明是因為在深入研究伊斯蘭玉器後，發現花葉紋確實為主流紋飾。如圖一、二這兩件，就直接將器表淺浮雕成一枚平展的葉子。



圖九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盒托 長13.1，寬10.2，高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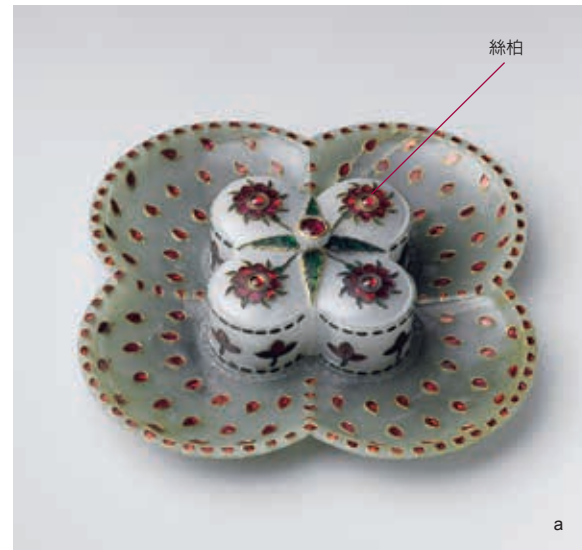
圖八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盒托 徑20.7，高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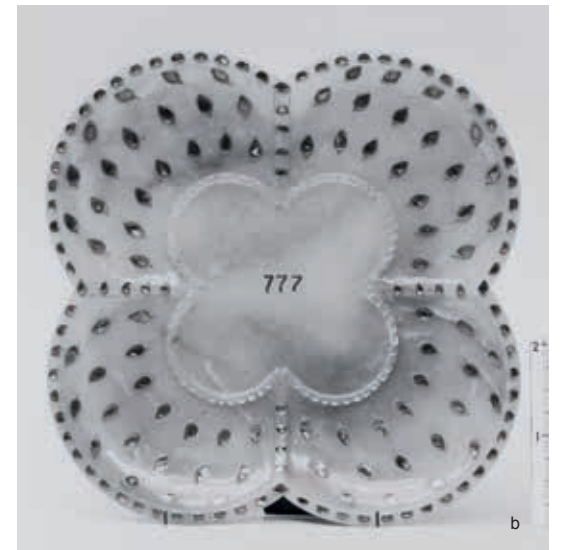
圖十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長8.2，寬8.2，高4.3公分  
a. 全器 b. 打開器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長8.2，寬8.2，高4.3公分  
a. 全器 b. 打開器蓋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蒙兀兒帝國 玉雕分格盒與盒托 盒長5.9，高3.3公分；盒托長13.3，寬13.3公分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的英國作家Edward Moor記錄他在印度  
的所見所聞：  
檳榔盒 (pandan) 是一個家用的器  
具，我們在裡面盛裝各式香料用以  
攜帶。有時為金屬製成，但當然通常都  
是用較低階的金屬製成，其中包括  
四或五個分格，和英格蘭的錫製香  
料盒沒有什麼不同。分格裡裝切片  
的檳榔子、荳蔻、華拔 (loong)、  
或丁香以及石灰。(註三)  
從現存實物觀察，大部分的檳  
榔盒的確多為金屬質地，只有高級貴  
族才使用美玉製作的檳榔盒。最講究  
的玉質分格盒常有與之組配的盒托。  
其上常用金絲與各色寶石鑲嵌各種紋  
飾，唯獨在盒托中央留下與分格盒底  
部形狀、大小相同的光素部位。圖七  
a 就是很好的例證。特別的是：此盒  
托的中央光素部位是以一周凸起的小  
齒，達到固定盒子的作用。  
看清這組分格盒與盒托的關係，  
就瞭解故宮所藏的諸多過去定名為  
「盤」的蒙兀兒玉器中，有二件應正  
名為「盒托」。(圖八、九) 雖然沒  
有在光素盤心周圍琢出一圈凸齒，但

刻意將光素部位琢成凹陷，也是為了  
將類似圖十這樣四葉形分格盒卡入凹  
陷處，使之不會滑動(註四)，正如現  
代飲食器的托盤。  
分隔盒的造型中，相當常見小巧  
可愛的四葉形。本文選擇九件討論，  
大致可分為三種裝飾風格：  
一、圖七、十這兩件盒蓋中心皆有蓋  
鈕，圍以四朵綻放的朵花，四葉  
形的接縫中浮雕細長絲柏葉紋  
(cypress)。  
二、器表以平行的細金絲鑲嵌出「人  
字紋」。圖十一盒子上的人字  
紋，由四個分隔的最邊緣處，沿  
著中線一路往中心延伸，開口  
幅度越來越大，直至碰到葉瓣  
間隙裡的細長葉子。這些人字  
紋的排列，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視  
覺效果，暗示紋飾之下盒子內的  
四個分隔。其他三件盒子，或是  
維持相同的結構，但盒身造型稍  
作改變，如圖十二；或保持一樣  
的造型，但紋飾略為變化，如圖  
十三；又或是造型與盒身紋飾皆  
相似，但盒蓋上的紋飾完全不



圖十六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長8.2，寬7.2，高3.5公分  
ISO2540&A V & A藏

同，如圖十四。  
三、第三類四葉形分格盒的最大特徵是：四瓣葉並非等大，而是兩兩對稱。一組葉緣為短圓弧形；另一組為頂端略尖的長圓弧形。故宮的盒子（圖十五），盒蓋凹陷處，與前兩類相同，飾有四片細長葉子。蓋鈕下浮雕一朵四瓣花，與盒子本身造型的四片葉瓣，呈四十五度角交錯。並且從花瓣相接的地方，各自長出一朵有莖有葉的開花植物。這些花朵在造型與上述第一類的有所不同，對稱的花蕊與葉子皆極力向左右兩側伸展，務求覆蓋整個器蓋（見拓片）。V & A所藏的



圖十四 印度 分格盒 寬8，高3公分  
ISO2544：2 V & A藏



圖十三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直徑8.2，高2.9公分 39/1981 哥本哈根大衛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博物館



圖十二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長10.5，寬7.7，高3.8公分 B76J3.A-C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 八角形盒及盒托

如前文所述，不分隔的檳榔盒是用來盛裝已經包好配料的檳榔。我們也可以從一張法國吉美博物館所藏的細密畫中，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圖十八描繪沙賈罕（Shah Jahan, 1592-1666）的次子Shah Shujah與將軍Raja Gaj道別之場景。在王座的前側即有一橢圓無分格檳榔盒盛裝包裹好呈三角形的檳榔。

二件玉盒，包括圖十六及編號ISO2552的白玉四葉形盒，造型與紋飾也都遵循相似的結構，但細節上因地制宜，多有變化。

圖十九為藏於英國威爾斯克萊芙博物館（Clive Museum at Powis Castle）成組的蒙兀兒貴族生活器用（Dunbar set），紅色方框內是一組成套的八角形盒與盒托。（圖二十）其造型略呈長方的不等邊八角形，令人立刻聯想到故宮所藏，不成套的一件盒子與一件托盤。（圖十七、二一）

圖十七之八角形盒，蓋鈕雕作半開花苞形，四周器表圍以一圈八個，



圖十五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長10.2，寬8，高3.8公分 a. 蓋面 b. 打開器蓋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金絲鑲紅寶表現的帶短莖花蕾。（圖十七c）蓋子週邊以及盒子外壁八個矩形面積的四周，都等距離地裝飾橢圓形、或「帶短莖花蕾形」的金絲鑲紅寶石。雖然器表以白玉片貼飾石竹花的裝飾比較罕見，但整體呈現華麗且規律的典型蒙兀兒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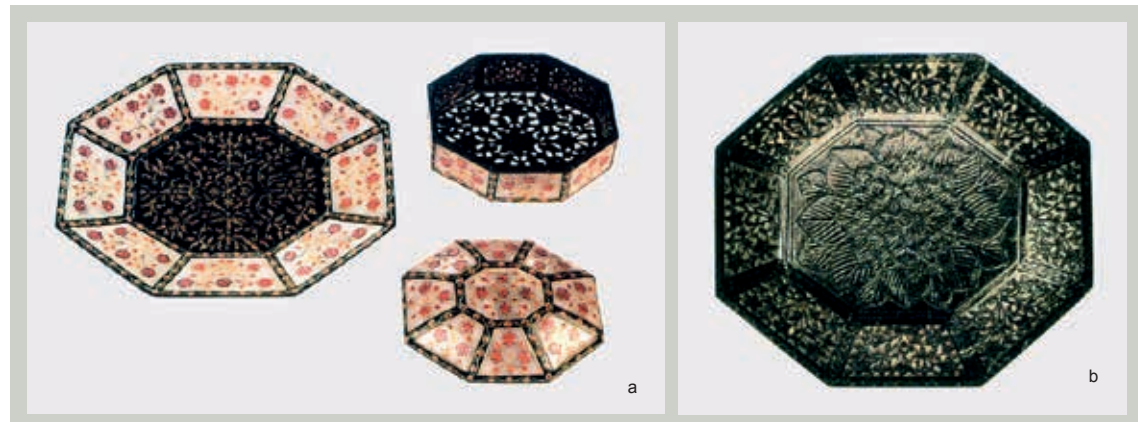
圖二一曾被定名為「八角形盤」。（同註一）然器心不等邊八角形之凹下，與圖十七、二十輪廓相似，所以筆者認為應用作「盒托」。圖二十的金屬盒托中央部位並非光素，而圖二一白玉盒托中央部位也有浮雕花紋。

在此，再介紹三套具有相似性的成組八角形盒與盒托。第一組藏於V & A（圖二二a，b），第二組藏於故宮（圖二三、二四），第三組引自Mark Zebrowski, 1997之著作，目前不知藏於何處。（圖二五）

這三組的盒子與盒托基本上都作等邊八角形。第三組全器均為銅質。第二組故宮的藏品製作比較粗放，清楚看出是先黏接金屬條建構出框架，再嵌貼以鑲雕玉片、紙板等，紙板上還以金、紅、綠等彩料圖繪圖案。



圖二一 蒙兀兒帝國 八角形盒托 長20.9，寬17.6，高2.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蒙兀兒帝國 八角形盒與盒托組 盒長14.7，高6.5公分；托長25.8公分 a. 盒子（打開）、盒托 b. 盒托背面 IS29066 V&A藏

(圖二三、二四) V & A 所藏這組就精緻得多。基本上看不見有金屬的框架，該館出版品上亦未描述玉片以金屬框架支撐。若然，長達二十五·八公分、呈八個折邊的盒托，有可能以一塊完整的碧綠玉雕琢成。盒托中央向上的一面以金絲嵌飾極細緻優雅對稱花葉紋，但反面浮雕一朵盛開蓮花：八片折邊鏤雕對稱花葉紋，正面又貼上鑲嵌金絲紅寶的白玉片；而盒子與盒蓋的雕工繁複也不遑多讓，可能都是以整塊碧玉鏤雕出框架，再嵌貼嵌有金絲紅寶的白玉片。(註五)

圖二二這組檳榔盒與盒托，從紋飾風格與做工精雅分析，極可能是沙加罕時代(一六二八~一六五八年)的作品。圖二三、二四這一組，不但用彩繪紙板代替鑲金絲紅寶的玉片，且主要紋飾是印度教或佛教藝術裡常見的西番蓮。所以被鄧研究員訂為「非典型蒙兀兒的印度玉器」。(同註一)

圖二二與圖二三、二四這兩組檳榔盒與盒托，呈現有趣的「虛與實」的變化：V & A 的盒子全器皆鑲成片白玉，只留下底面的鏤空，當盒子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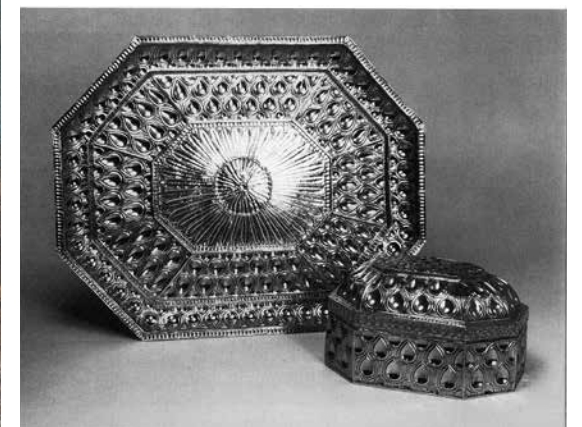
圖十七 蒙兀兒帝國 嵌玉花八角形盒 長12.7，寬9.6，高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蒙兀兒帝國 Shah Shuja 與 Raja Gaj 坐在王位上 長25.1，寬18.7公分 M80.6.6 織細畫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 (LACMA) 藏



圖十九 蒙兀兒貴族生活器用 (Durbar set) 克萊夫博物館藏



圖二十 蒙兀兒帝國 八角形盒與盒托 盒長14.3，高10公分；盒托長30，寬24公分 克萊夫博物館藏



圖二六 突尼西亞 18世紀 畫珐瑯瓷磚  
長151，寬73公分 巴黎凱布朗利  
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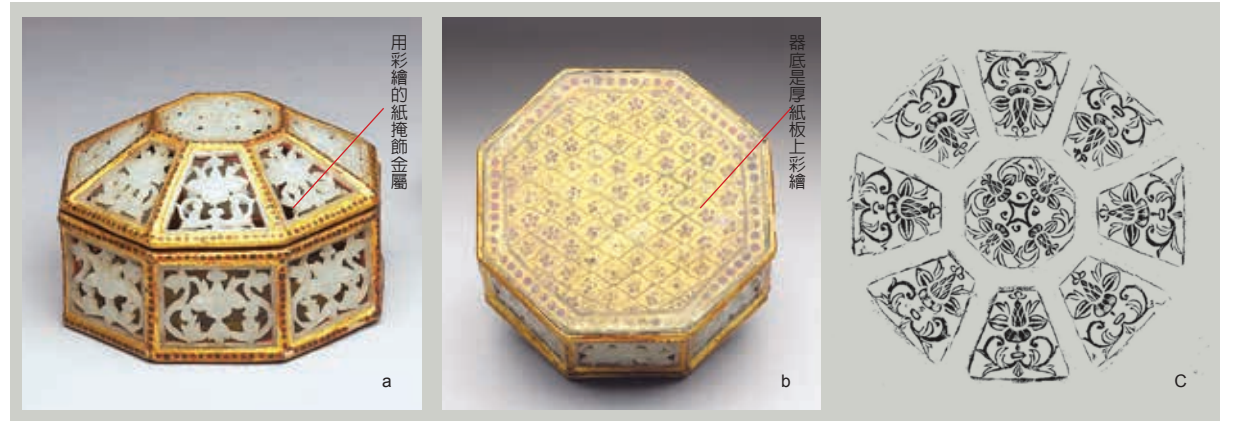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印度 八角形盒與盒托組 托長26.5，寬23.5公分  
Spink&Son藏

紋的來源。他認為是因為賈汗吉於西元一六二〇年旅行到喀什米爾山谷時，見到滿山遍野的花卉，大受感動，要求隨行畫家Mansur繪製了一百多幅各式花卉寫生。至於花葉紋的範本，則是來自歐洲當時盛行的植物誌，隨著至東方遊歷的歐洲人而來。因此，「看似寫實」的花卉紋在賈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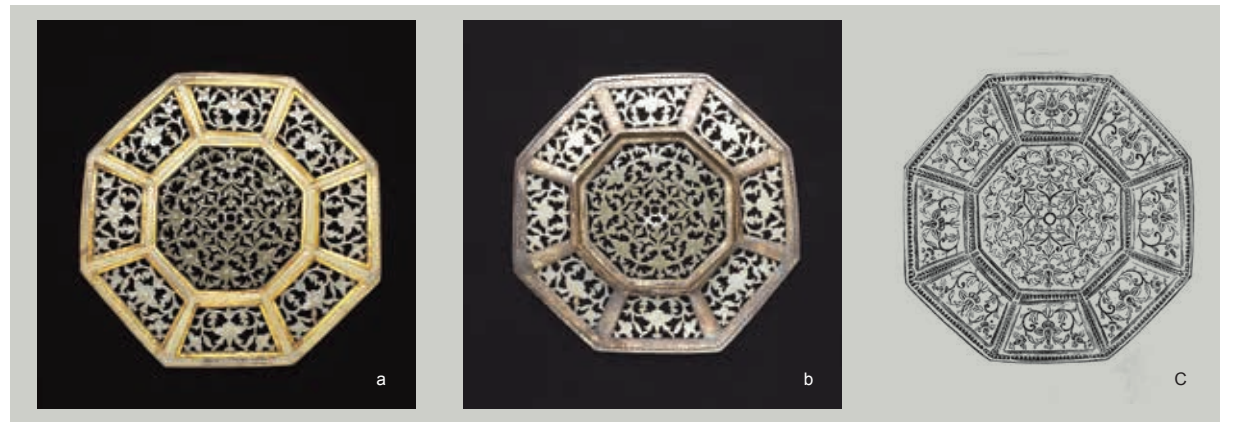
吉晚期的藝術中逐漸普及。(註六)

雖然一直有學者質疑斯喀爾頓先生的看法，但於一九九九年時，Ehha Koch教授找到了一幅Mansur所繪的百合花之範本。這些百合花的範本，正如斯喀爾頓先生所推測之來源，出自多本十六世紀植物書籍的版畫插圖。(註七)由此可證明當時在蒙兀

兒帝國開始流行「看似寫實」的花葉紋，確實與歐洲植物誌有關。只是這些範例可能在更早的時間，已開始影響蒙兀兒藝術之表現。因為一六〇五至一六一三年所建築的帝國第三代君主阿克巴大帝的陵墓中的大理石棺槨上，已出現一些「看似寫實」的花葉紋了。因此，不少學者們辨識出蒙兀兒藝術中的花卉紋，包括：大理石、鐵線蓮、銀蓮花、西番蓮、荷花、罌粟、薔薇、蜀葵、百合、水仙、石竹、康乃馨、鳶尾花、鬱金香等。但事實上，若仔細解析，會發現這樣的花卉種類釋讀，並沒有辦法全面解讀蒙兀兒藝術之花葉紋。筆者認為，蒙兀兒藝術中的花卉圖案的寫實性，實為一段介於「看似寫實」(但絕對不



圖二三 印度 八角形盒 長15，寬15，高8.8公分 a. 全器 b. 底部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印度 八角形盒托 最大徑28.2，厚0.4公分 a. 正面 b. 背面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盒托上時，可以完全覆蓋其下盤心的金絲花葉紋；而故宮的盒子，虛實佈局正好相反，盒身全部鏤雕，卻用類似紙張的材料封住盒底。

### 蒙兀兒帝國藝術品上的花葉紋

伊斯蘭教於六世紀時萌芽於阿拉伯半島，傳播迅速且廣遠。目前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信仰的地區相當廣袤，除西亞、中亞外，向西包括整個北非，向東分布到東南亞的印尼等地。

既然伊斯蘭文化圈地域廣袤，伊斯蘭藝術當然也面貌繽紛。花葉紋、阿拉伯式卷繞紋(arabesque)與幾何紋，被認為是伊斯蘭藝術的三大主題。其中花葉紋在多個伊斯蘭教盛行地區的藝術中較不普及，但卻是印度半島北部為核心的蒙兀兒帝國藝術之主調性，充斥於建築、器物、繪畫、織品等各種藝術中。

斯喀爾頓先生(Robert Skelton)曾撰文探討，蒙兀兒帝國第四代帝王賈汗吉(Jahangir, 1605-1627)晚期時，植物紋開始流行的原因以及花葉

同於寫生的程度)到「概念性」的光譜。以本文所討論的檳榔盒上的花紋中，圖三、六、十盒蓋上的花朵「看似寫實」；圖十五、十六的花朵則可算是「光譜中間段」；圖七、八、二二白玉上金絲紅寶鑲嵌的就是「概念化花卉」。

如果說寫實的概念是從歐洲的植物誌而來，那「概念化花卉」則是源自於伊斯蘭藝術。因為在伊斯蘭文化中，藝術家的角色反而更像藝匠，他們認為只有唯一的真神可以扮演造物者的角色，其他任何生物的「創造」或「重現」都是被禁止的。也因此藝術家不能透過他的雙手，把眼前的花朵一模一樣，像是寫生那樣繪製於畫紙上，只能如「複製貼上」般，把已經圖案化的花卉，裝飾在器物表面，以增加其價值與美觀性。另外，雕琢在蒙兀兒玉器上的單株植物有個特點：它們都從一個象徵源頭的部位生長出來。如圖八在植物根部上是反轉水滴形的綠色寶石；於圖十六則是一個葉形的橘色瑪瑙；圖二六是一幅十八世紀突尼西亞的磁磚拼貼，單株

# 源頭活水

宋、遼、金、元玉器特展

From the Fountainhead Flows in Living Water  
Jade from the Song,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水源の清らかな水が流れ来る—宋、遼、金、元玉器特別展

陳列室 Gallery 304 2014.11.28 起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43 台北市士林區基業路二段221號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Tel: +886-2-6610-3600 http://www.npm.gov.tw

植物從下方的花瓶中生長出來。這種看似簡單的構圖，實際上充滿深度的意涵，象徵神給予大地豐沃的源頭。

## 小結

本文選擇十九件檳榔盒（其中八件藏於故宮）、八件盒托（其中四件藏於故宮），對蒙兀兒裝飾藝術做嘗試性的探討。十九件檳榔盒從形制可分為三大類：葉形盒、四葉形盒、八角形盒。前節已說明：花葉紋、阿拉伯式卷繞紋（arabesque）與幾何紋，被認為是伊斯蘭藝術的三大主題。而本文選擇討論的盒子與盒托，多以花葉紋為飾，只有圖十一至十三以純幾何紋為飾。但這些花葉紋、幾何紋的佈局，仍明顯遵循伊斯蘭藝術的特點：將裝飾元素用「無限重複」與「不斷流動」的方式，表達一種「無限性」的哲學思維。因為伊斯蘭教徒相信眼睛所見的世界，其實是由隱藏其後的數學結構所組成：由幾何建構出來的建築和藝術，都是為了使人類的作品能夠擁有超驗的（transcendent）特性；而幾何圖案

可無限延伸的特徵，則是無限宇宙的具體表現。因此，對穆斯林而言，伊斯蘭藝術正象徵真主阿拉具有至高無上、不可分割、無窮無盡的本質。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針對幾何之概念作更深入的討論，但可從三類盒子造形之對稱程度由低至高排列，作為簡單的例證：葉形盒是兩側對稱（對折一次對稱）、四葉形盒是雙軸對稱（對折兩次對稱），八角形盒則屬輻射對稱（無論對折幾次皆

對稱）。又雖未經測量，筆者猜測，

單株植物的花朵枝枒之排列，可能也暗藏某些特定的角度及數學計算。總之，伊斯蘭藝術範圍廣、內涵深，但強調和諧、秩序之美感，是大家的共識。蒙兀兒藝術是伊斯蘭藝術中的地區風格，具有較濃厚的東亞中國、中亞草原文化因素。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

作者為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暨考古研究所碩士

## 註釋

1. Thierry, Solange, *Le bétel : Inde et Asie du Sud-Est*, Paris, Musée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969.
2. 吳偉蘋，〈乾隆皇帝的伊斯蘭檳榔盒—異文化的想像與認識〉，《故宮文物月刊》三〇一期，一〇〇八年四月，頁1111。
3. Archer, Mildred, Rowell, Christopher, and Skelton, Robert, *Treasures from India: the Clive collection at Powis Castle*, London, The Herbert Press, 1987, p. 73.
4. 筆者將此一觀察告知鄧淑蘋研究員，她很認同。並表示會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出版的圖錄中改稱此一件為「盤托」。
5. Stronge, Susan, *Colonel Gurthrie's Collection, Jades of the Mughal Empire*, *Oriental Art*, vol. XXXIX, Winter 1993-4, pp 5-13.

## 參考書目

1. 鄧淑蘋，〈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三。
2.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二。

6. Skelton, Robert, *A decorative motif in Mughal art. Aspects of Indian art*, Pratapaditya Pal (ed.), Leyde, Brill Publishing, 1972.
7. 見Das, Asok Kumar, *Wonder of nature: Ustad Mansur at the mughal court*, Mumbai, Radhika Sabavala for the Marg Foundation, 2012, p. 143-144. 植物書籍作者為醫生暨植物學家Carolus Clusius，書家則Prieter ver der Borch。